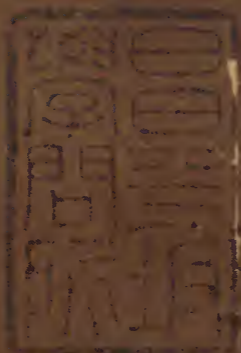


津逮秘書

輟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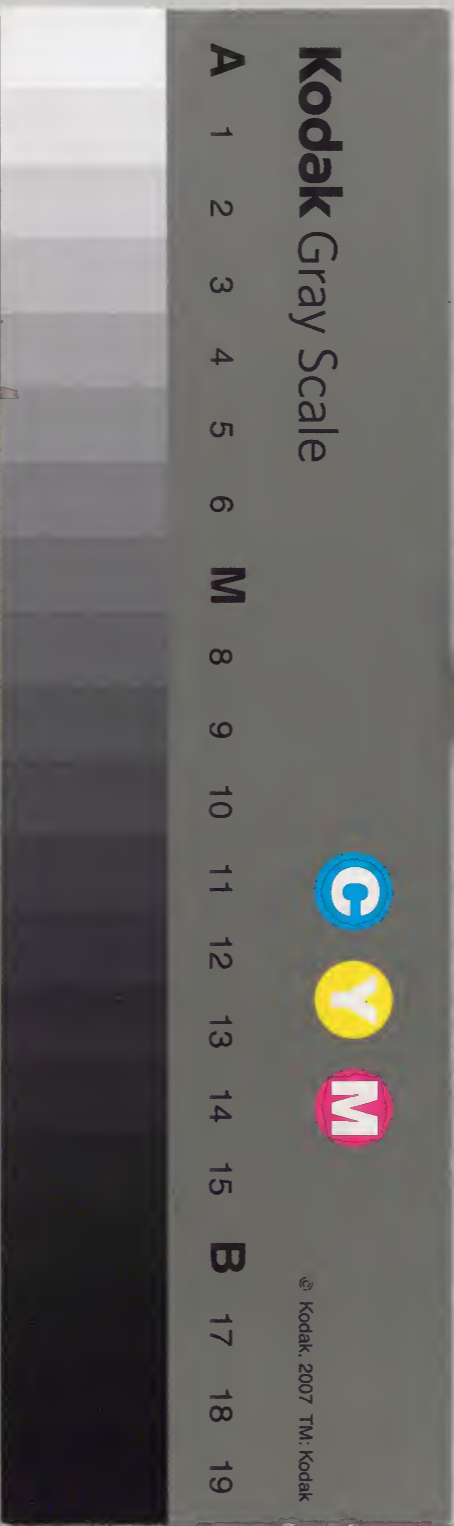
五之十一



第九集十一

三	一	六	口	說
一	七	八	口	說
五	口	口	口	口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00
冊數	178 (110)
函號	371 2





輟耕錄卷第五

角端

金華黃先生

潛

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

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

一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

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

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楫云角端似

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太祖皇

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

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  
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  
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  
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  
成天降飛莩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  
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  
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  
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  
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  
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

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  
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  
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  
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  
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  
鼓二韋索按其管則簧鳴篥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

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痲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

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刻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捩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替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  
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  
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  
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  
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

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  
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  
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  
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  
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秉歌訣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  
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

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

全

三教 李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

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

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

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曆法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

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

地支天不言千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千也當

依後法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支九

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小月天干四地八耦且如小月

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

也即以巳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

四八九小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巳酉數至次月

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節氣只憑九年

曆假若造甲午年曆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

何節是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熟記

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

子時交節炁却用未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

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炁何勞物外更它圖

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

月半便是正月前九年二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

千八百八十八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

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

午日立春也二十四炁准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

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

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

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

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

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

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

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

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

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

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

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

炁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



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  
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  
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  
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  
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  
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  
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  
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  
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  
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  
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  
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  
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  
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  
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五數初  
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  
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

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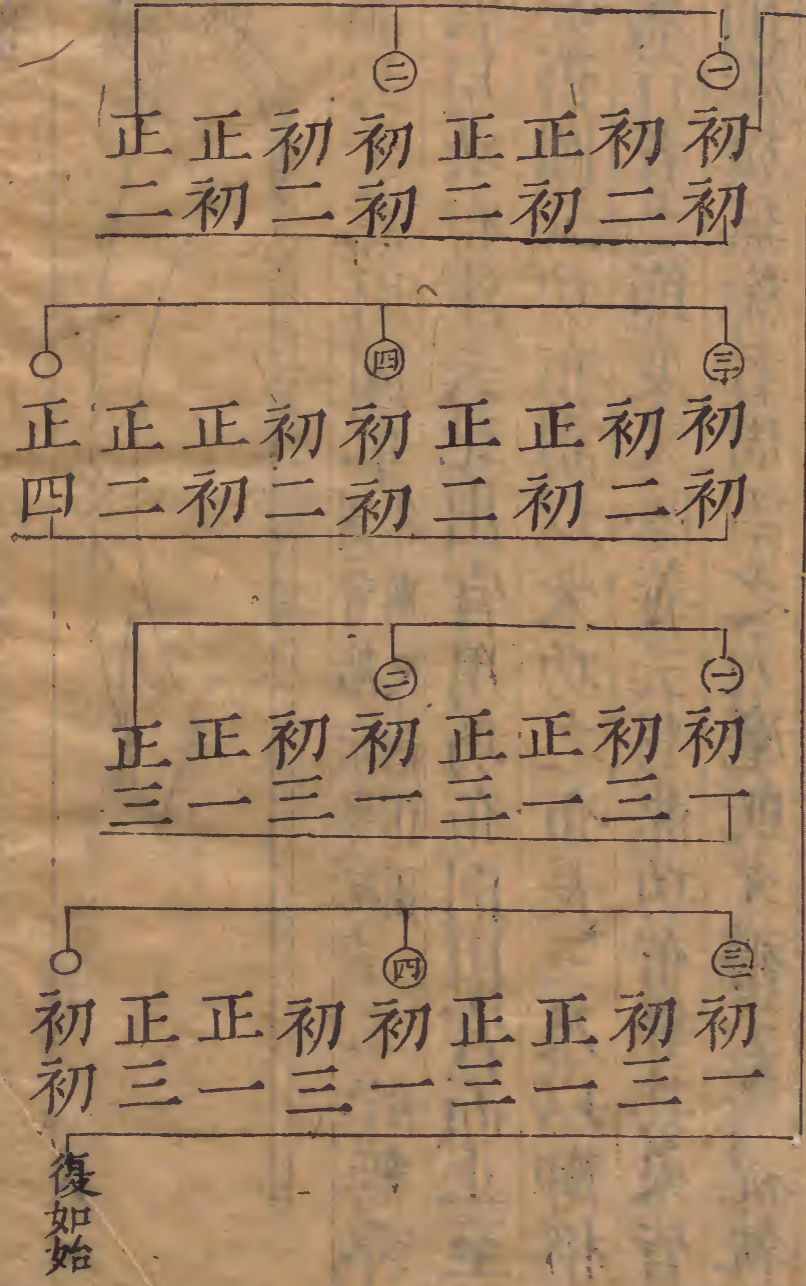
二十五也此項數節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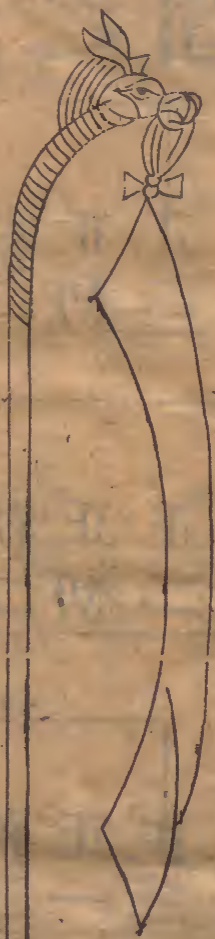
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日

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 時刻約法之圖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

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國又誤作國

二紵無碑

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  
 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  
 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  
 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  
 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  
 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  
 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  
 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  
 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  
 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  
 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  
 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  
 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  
 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

以茅

布之施為也又既也商

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

有所拂拭賈釋云拂拭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

拂拭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

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聶崇義禮圖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

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

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

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

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

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

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

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

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

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

嫁故人女

沈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宅適  
 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  
 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  
 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  
 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  
 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  
 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為妾為妓為娼  
 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  
 年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錄山西  
 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  
 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免公  
 燭其誣召鞠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  
 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  
 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

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  
屍無傷憂慙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  
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  
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  
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  
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

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  
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頌曰篆額為是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  
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  
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  
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涇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  
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

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  
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  
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  
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  
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  
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隆友道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旣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  
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寓

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  
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  
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  
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  
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  
劉涓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  
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  
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  
死鄧中齋題曰日爛爛兮踈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  
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壁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

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  
 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  
 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  
 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  
 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  
 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杭吳明越楊楚與幽

菜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駒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

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

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

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  
 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附  
 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  
 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  
 渚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  
 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  
 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  
 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  
 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



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見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眾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

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

仁榮

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

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眾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

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

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温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廉介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

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節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炁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巳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輩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

惟善

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

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

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杖

曰廷玉先生

玘

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

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輟耕錄卷第五

輟耕錄卷第六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  
 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  
 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  
 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  
 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濶行

若合一契行濶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

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楮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

內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大清開皇

祕首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艤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楔帖考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拆  
 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  
 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  
 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  
 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畧  
 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  
 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字下  
 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



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  
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經

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  
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  
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  
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旣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  
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  
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經就位邦人  
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

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  
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  
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經固近於掠美者矣  
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經而出至葬  
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盖出於人心天理  
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  
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爲師生而莫  
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

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人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灃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爲祖引絳帖次之二十臨江又次  
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  
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  
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  
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推潭帖勝  
閣帖韓侂胄家開群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  
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

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

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

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卽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

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卽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爲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魘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魘土人熟此不以爲異唯取冷水噴噴候稍

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胃割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願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胃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

予因述其事以爲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剗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

故爲顯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省也 宗儀之先人有  
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  
先生所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  
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  
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簣衾褥號  
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  
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  
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  
禱畢卽引刀欲下忽有二童子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  
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喫  
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  
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  
瘳矣卽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  
舉張子曰齊諧志恠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  
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  
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  
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  
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

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鑒乎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譔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爲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

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爲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



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然後爲尊嚴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大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疎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檇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五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卽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

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又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髮臚

婦人頭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按攷

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則髮臚之臚正當用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間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

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頃臯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秦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秦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  
 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  
 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  
 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  
 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爲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  
 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  
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裛書  
几隱約烟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  
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  
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竒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  
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  
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  
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  
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  
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  
携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  
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  
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  
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  
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  
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  
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  
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  
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  
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  
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  
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壬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輟耕錄卷第六 終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

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

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跨之石窪爲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權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群閹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爲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締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覩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幽泉琮瑤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  
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  
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  
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  
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

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  
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  
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孤離他處識者  
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竒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  
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  
許徃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  
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內子之曾大

父也吳與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sup>所</sup>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侯<sup>拱辰</sup>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第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  
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  
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  
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  
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太德間本土巨商中  
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  
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  
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嬌色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

黑紅色

古木蘭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

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你藍

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掇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鄰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覬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

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松下一  
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恠之夫歸共取視鑄  
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  
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爲編氓所得  
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  
甲自以爲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

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王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  
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  
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叅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  
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

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闈人不為通

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

希憲

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

布漕凱

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為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

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 希貢 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  
 書畧不荅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  
 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  
 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  
 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  
 衣盤縷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擲揄之薊公復為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  
 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  
 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  
 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  
 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  
 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  
 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  
 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



垢面愚駮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

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

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鹹杙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杙子按齊

民要術用杙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鷗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殼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鷗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遂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曰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爲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旣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

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  
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  
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  
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  
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峩峩睢孽  
蔓乘兵塗昨膏國武乏興嗜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

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警服倒授太  
阿儻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網常淪隳綫絕罔憑胡  
為優徐倡治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侑樂頰玉肆詈  
無陵兢噤謳禡舞餘怒髮植鬚髻鉛為鋼刃割膺載  
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恧啣愧死莫懲二儀磅  
礪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  
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  
激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  
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  
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  
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嚙之罵至  
死不絕後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  
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菟  
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峩冠世  
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  
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  
同一死耳而無有爲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爲世

勸惜哉

志恠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  
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  
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  
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  
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什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  
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  
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赧

還金絕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漫爾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畫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  
 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  
 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  
 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  
 軀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  
 為之果善

輟耕錄卷第七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充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恠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爲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

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  
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糝  
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  
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  
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  
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  
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  
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  
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為之  
上品古人作畫曾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  
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礬法春秋  
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

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恠汝可就南高峯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  
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  
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  
毫掃狂墨平生緝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  
感時怒衝寇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  
豈惜此雙髻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  
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  
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  
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  
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  
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  
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  
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  
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  
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  
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

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眾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眾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眾以藤藤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啣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蝴蜨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

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

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迺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執指薛卓爲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爲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

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爲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爲人陰鷲酷烈嗜  
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  
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  
有衆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于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  
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獯荅刺罕等無  
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  
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



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  
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  
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  
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徯曰獾曰狔狔曰狔狔字  
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  
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  
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昏

者畜爲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  
即剽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  
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  
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  
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  
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爲已有  
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  
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  
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

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湏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

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  
 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奇謀遠畧  
 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犬羊耳  
 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  
 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  
 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  
 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  
 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  
 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  
 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 仁榮 買地於府城之鄭梈兒坊躬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 仔看 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譌為梈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  
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  
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子  
也先生雲間人也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王聶碧窓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國初  
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  
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  
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

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  
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  
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  
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誌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  
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  
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劾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荅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旣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温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

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請府陳謝及迴日諸  
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  
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  
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龍見嘉興

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  
龍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  
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  
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  
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  
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  
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柸碗色白而  
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曼然有聲由東北方飛  
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  
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  
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  
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  
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  
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  
舉兵僂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  
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  
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  
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  
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搏霄字

孟起

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

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  
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  
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輟耕錄卷第八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効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也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巴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  
 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狠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躡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十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  
 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  
 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  
 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  
 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賜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  
 雜寶也右嬰啼聞木枝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纔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

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右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蚺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醃醢  
 麇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右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氊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右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輟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温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磨兜鞞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鞞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閱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

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燕雅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醕酌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旣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恠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于人易其意盖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村  
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



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餽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  
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  
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  
是學不迫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  
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  
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  
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  
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為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  
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  
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  
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  
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  
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



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謹言

後至元下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鏡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剖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

之饒把火婦人少女者名之不美美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干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爲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

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

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

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

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

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

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

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

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

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

雨

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

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間閒宗師

全節

時為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

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

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

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禮腹中之腓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鱗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螳螂螯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鮓盈之反鮓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鮓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彞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權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泮溺無餘彞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  
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  
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  
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螵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  
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竒疾宛若死者  
但只心胷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竅任其  
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  
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  
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  
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  
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  
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獄祠  
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  
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  
枷禁幽園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  
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  
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  
姑曰汝旣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  
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  
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為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

否吾衍間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

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

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顛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籥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一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  
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  
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  
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  
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  
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  
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湯藥恐内有荆芥蓋與此  
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  
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寢  
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  
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  
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  
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  
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  
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  
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

夢弼

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湏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搥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搥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

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怙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

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剗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

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

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

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  
顏色樵顛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  
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  
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  
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  
肯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荅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  
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  
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  
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  
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  
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荅  
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



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  
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  
八十至元己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  
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  
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  
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  
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墻壁上  
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  
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  
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  
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  
知道哉

南池蠹

宋李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蠹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蠹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克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

赴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肯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寶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上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鑿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葬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葬獲存。

鑿糟

俗語以不潔爲鑿糟。按霍去病傳鑿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鑿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

天下雲擾。所在悉痍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

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

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旣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搥殺之初甚祕守闈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掇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

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  
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  
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  
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  
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  
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  
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  
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  
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  
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

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  
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矢中以白金百兩購  
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椽  
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  
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  
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  
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  
身首異處盖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

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儿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眊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旣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

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  
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  
里子山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  
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兒  
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  
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  
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  
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  
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  
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  
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  
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  
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  
偓香奩集有咏屨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  
後王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王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汗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克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吝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諛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錢轄象曰傳于錢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爻配之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

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  
 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  
 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  
 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  
 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  
 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小  
 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  
 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

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諛卦曰諛貞亨初吉終凶  
 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  
 言諛或庶幾也終凶諛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  
 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諛君子以  
 求名干祿初九諛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諛又誰  
 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眾聽也  
 六三來其諛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諛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  
 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諛王用  
 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諛受徵不羞

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  
論不己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眾怒殺之何過也右  
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蠶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  
船上人挈出之葬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  
司名曰烏蠶戶蠶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  
戴卿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  
東帥府抄具烏蠶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  
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

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  
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  
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  
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  
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  
日昃為臺暘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  
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

至甲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秘訣

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

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

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

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

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華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達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

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恠哉吁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膩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臘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臘脂驀

鼻色紅臘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  
用

手指甲先用臘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臘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

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臘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臘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  
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  
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  
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黃標合○艾褐用粉入  
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  
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  
入藤黃臙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臙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  
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  
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  
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  
入少土黃合○毳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  
臙脂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罩○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

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  
 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毳綾  
 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檀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鞞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  
 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臙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  
 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  
 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  
 削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  
 墨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地上司之  
 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  
 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  
 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請問九月四日又

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

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律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温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温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鑪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

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

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虢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窗外梅花一枝盛開，人

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鞭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事見因話錄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

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駟儉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傅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旣入井父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  
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  
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乂年乾涸陰  
毒疑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  
八月初旬也後讀西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  
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  
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  
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毳毼  
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旣成爲油所汚時估貴重  
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  
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  
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  
佳耳子告曰一袍壞複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  
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  
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  
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  
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

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繫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

割刺之政也  
史記帝記三

父馬

牡馬也史  
記平準書

毳布

麕也說文曰  
西胡毳布

香物

夢書曰夢得香  
物婦女歸也

藏魚

說文魚也  
藏魚也

清室

獄也史  
袁盎傳

猊糖

獅子乳糖也  
後漢顯宗記

令草

宜男花也  
傅玄賦

毛席

氈也後漢  
西域傳注

竹練

竹布也庾翼與燕  
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

荀也  
說文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  
練香薰宋鶴

南威

橄欖也太  
平廣記

石密

櫻桃也  
同上

木蜜

棗子也  
同上

雜馥

合香也通  
典四十三

脂炬

燭也杜  
陽雜編

竹胎

荀也  
說文

調香

和香也華嚴經曰  
粥香長者善調香

毛布

褐也詩  
七月箋

獵碣

石鼓曰獵碣  
蘇勗載記

玉窪

酒器也  
緯畧

挾日

從甲至甲凡十一  
日也周禮天官

挾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  
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

石榴也酉  
陽雜俎

金鑷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鑷刺鬻肉將入口門外

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  
比回無覓金鑰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  
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  
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鑰  
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  
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  
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  
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  
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  
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  
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  
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  
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  
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大半病  
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  
 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  
 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  
 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  
 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  
 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  
 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  
 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  
 數乎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  
 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  
 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  
 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  
 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  
 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  
 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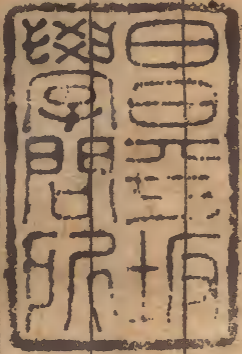
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  
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  
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  
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踊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  
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  
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  
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  
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和  
明  
金

八

